

新时代新农民的“创业史”

——评王清平长篇小说《流转》

□ 陈法玉

冰河下的血痂

——参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有感

□ 沈真

2025年2月末,我因工作需要到哈尔滨出差。

北方的冬天还未退去,零下十几度的寒气象像针刺进骨髓,街头巷尾的积雪尚未融尽,踩上去吱吱作响,有些路段结了厚厚的冰,走路得小心翼翼。哈尔滨工业大学旁的小河早已封冻,冰面苍白如纸,隐约能看见底下暗流的影子,像这座城市藏在心底的叹息。我裹紧衣物,走在大街上,风吹过脸颊,像一把钝刀,割得我脸颊生疼。我决定去一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那地方离我的住处不远,却像一道沉重的门,推开后满目疮痍。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外形像一只坠落的黑匣子。我站在入口,低头看了眼脚下的冰碴,心里一阵莫名的冷。走进展厅,温度比室外还要低,玻璃展柜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霜花,模糊了展品的轮廓,却让墙上那些泛黄的档案刺痛了我的眼。那是一份1945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林口162支部的《身上申告书》,“捕鼠作业”四个字被红笔圈得血红。旁边的小屏幕循环播放着纪录片——显微镜下的跳蚤如黑潮翻涌,啃噬着一只黄鼠瘪瘪的尸体。那是石井四郎的“得意之作”——用保菌动物豚鼠疫跳蚤,再把它装进土陶炸弹,投向无辜的村庄。

我走到冻伤实验室的复原场景前停下脚步。铁架上的镣铐锈迹斑斑,上面还挂着冰晶,解说牌上写着:“零下40℃裸露实验,肢体敲击声如瓷器碎裂。”我闭上眼,仿佛听见了那脆响,像瓷碗摔在地上,碎得触目惊心。那座雕塑又浮现在脑海——一只手臂从混凝土里挣扎着伸出,指尖断裂,像被活生生撕生的血肉。我的心脏猛地一缩,震惊和愤怒堵在胸口,像冰冷的雪水灌进喉咙。

穿过地下连廊,鞋底沾着未化的雪水,让人不适。室外更是一片坟场,毒气储藏室的水泥墙沉默地立着,锅炉房被积雪覆盖。寒风里,导游的声音微微发颤:“他们把活人叫‘丸太’,意思是圆木……”我抬头望向远处,恍惚间仿佛看见1940年的影子——日本人穿着白大褂,拿着试管和针筒,把人绑在实验台上,冷酷地记录下每一秒的反应。金子顺一在《陆军军医学院防疫研究报告》里写道:“5克鼠疫跳蚤可致607人死亡。”而农安城的哭声,却被他们换算成了“Rpr=76.9”,冷得像这冰天雪地。

日本人犯下的罪行触目惊心。他们用活人测试鼠疫、霍乱和炭疽,把细菌洒进井水,让整个村庄变成疫区;他们把人绑在雪地里,看冻伤如何吞噬血肉,只为研究“最佳杀伤效果”;他们把孕妇剖开,观察胎儿在毒气中的反应,连孩子的哭声都被记录成数据……这些不是传说,是档案里一笔一画写下的铁证。我站在展厅里,双手攥紧,指甲嵌进掌心,恨不得把这些纸撕碎,又怕弄脏了那上面无声的血泪。

寒风飘进我的脖颈,冰得我打了个寒战。1945年,美国德特里克堡的官员也曾踏着这样的风雪走进这片废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实验数据换来了日本战犯的豁免权,这些实验数据后来变成了朝鲜战场上的生化武器。展馆出口处有块“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我站在碑前,寒风吹得我脸颊发麻,心里却烧着一团火。这火烧不化冰雪,却烧得我眼睛发酸。

暮色渐深,我离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独自走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旁的小河边。白天在展馆里看到的“石井式细菌培养箱”还印在脑海——金属薄板上,菌株在培养基里分裂,像一团黑雾。而此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里,学生们也在培育菌种,研究新材料。不过,那些菌种是为了人类进步,那些材料为了国防建设,为了让这片土地不再颤抖。我站在河边,风吹得大衣下摆翻飞,心里却生出一丝暖意。

小河中央有个冰窟窿,黑沉沉的水翻涌着,像不甘凝固的生命。1940年,农安城的井水被投进鼠疫菌时,是否也有这样的漩涡?那些没有被“伯力审判”记录的亡魂,是不是也像这冰层下的暗流,在挣扎中等待春天?我蹲下来,盯着那水面,眼眶不知不觉湿了。80多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上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如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在结冰的试验场上起飞,操场上的红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这伤疤正在慢慢结痂,化为铠甲。

那座“黑匣子”建筑忽然有了新的含义,它不只是罪行的记录,更是后人的警钟。细菌可以毁灭,也可以创造;冰雪可以冻结血肉,也可以淬炼意志。中国人从屈辱中挣扎着走出来,是为了站直脊梁,让子孙不再重蹈覆辙。我摸了摸口袋,掏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发的那朵小白花,轻轻放在河边。花瓣触到雪地时,一滴露珠从花茎渗出,在寒风中冻成冰珠,像一滴凝固的眼泪。

我想到那些在实验台上痛苦死去的同胞,想到被鼠疫吞噬的村庄,想到美国人为拿走实验数据而不追究日本战犯责任时的冷漠,心像被针扎了一般,眼泪终于落下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血痂,揭开它很痛,可不揭开就永远不会愈合。我们必须记住它,更要让每个孩子都知道“国弱如草芥,国强才如山”。

主笔:胡继凤
邮箱:sqjifeng@163.com(市外)
sqjifeng@126.com(市内)



土地流转这一问题上却一直存在缺失。王清平的《流转》,可以说为了丰富长篇小说创作题材作出了有益尝试。

二、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让小说更加富有艺术张力

《流转》以牛毛山脚下两代农民生活为背景,以第二代农民马大成、牛艳红等人在城乡之间往返流转为主线,集中展现他们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艰难抉择和复杂情感。马大成、牛艳红等年轻人在土地与财富、城与乡、尊严与体面、恩与怨、爱与仇之间进行了激烈而生动的挣扎。在党委书记王道远支持下,马大成把城里的房子过户给了牛艳红,实现她成为城里人的梦想。马大成自己则带着恋人牛艳丽回到了牛毛山脚下,夺回了不法商人吴立仁企图强占的土地,成立了牛毛山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了一个真正的“新农人”,带领着村民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小说的城乡生活气息浓郁、情节曲折生动、人物鲜活且富有时代性,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村生活和农民思想的嬗变。

《流转》注重通过一个个不同的事件来进行情节推进和故事展开。马大成得知牛艳红结婚,置“高考倒计时只剩20多天”而不顾,买花前往祝贺并且喝酒大醉,严重影响了他的高考成绩;高考落榜后,马大成自然成为农民工,又一步一步变成包工头、公司小老板;农村土地流转,不法商人吴立仁买大块土地并企图将牛毛山变成墓地;为了守住绿水青山,马大成放弃了在城市十几年打拼奋斗的成果,毅然回乡带领村民们搞起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最终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梁生宝”式的英雄。

《流转》注重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马万年在撒果子的时候,先给自己的几个口袋都装满,说明他自私和爱占小便宜;牛艳丽细致入微地给马大成做美容,表现了她对马大成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爱;马万芳在得知女儿被騙失身怀孕时,忍不住对侄子马大成又打又踢,这是她精神崩溃到极点的表现;牛艳红进城打工,临行前看着孩子趴在婆婆肩上流泪,坚定了将来要在城市买房有家的决心……

《流转》注重通过心理描写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活动。

因为表妹的事情被姑妈打骂后,马大成痛彻心扉,思考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他认识到撕裂亲情的是金钱:“在金钱面前,尊严可以不要,贞操可以不要,亲情似乎也可以不要,因为世上人们把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硬核标准。你有钱,你就成功了;你有钱,你就体面了;你有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有钱,你就可以呼风唤雨;你有钱,你就可以为非作歹;你有钱,你就可以左右别人。有钱,就有力量;有钱,就有能力;有钱,就有智慧;有钱,就有世界。但是,人活一世,难道只为了金钱?”

与此同时,马大成还纠结着、痛苦着:“在这个世界上,你想有人爱你,难。但想没有人恨自己,更难。有人爱你,就会有人恨你。越爱你的人,就往往会越恨你,因为你不可能满足他们所有的欲望。你想世上每一个人都喜欢你,除非你是无限满足所有人欲望的上帝,或是对任何人都都不构成威胁,却又能取悦于任何人的小丑。”

《流转》注重通过景物描写增强读者的代入感。

“烟波浩渺的洪泽湖与凌晨的湛湛蓝天相接,茫茫苍苍,横无际涯。不远处,仿佛有人挥笔留下一条墨线,划分出地与天、土与水的界限,原来那是卧龙一般苍茫的洪泽湖大堤。大堤内的广阔湖滩平原上,一个个岛屿般的村庄笼罩在寒气氤氲的晨曦中,纵横交错的阡陌网状布满了田野。”这段描写交代了故事的发生地就在苏北地区的洪泽湖岸边。大字不识几个的吴立仁装修别墅时,也装修了一间书房。“买了一面墙的书摆着,但全是匣式精装本,其中大部分是线装本。二十四史一排,鲁迅全集一排,一百本必读的世界名著三排,中国古代四大医书一排,企业管理书籍和企业家传记一排,官鉴、厚黑学、《易经》又一排,藏书品位不低。马大成伸手去拿一本鲁迅的《呐喊》,因为他记忆中的《呐喊》只是薄薄的一本,根本没有吴立仁书柜上线装本这么厚,这是怎么回事?没想到拿出的居然是一个空盒。又抽出一本《史记》,居然还是一个空盒。”这段描写表现了吴立仁的虚荣、虚伪。

“山坡上芳草青青,青草间不时露出

一棵刚砍伐掉树干的树根,还绽放着漂亮的牵牛花,一串串,一朵朵,在微风中摇曳,像姑娘撮起的红唇,似少女飘逸的彩裙,更像小伙吹奏的小喇叭。”这段描写再次印证了马大成与牛艳红曾经的爱情,因为牵牛花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从一开始牛艳红结婚时,马大成给她送花,到牛艳红给自己的美容院名字取名“牵牛花”,再到牛艳红在收藏的日记本中发现,当年马大成送她的那朵牵牛花已经发黄近乎碎掉。牵牛花的一次次出现,无时不在提醒着读者这是他们曾经爱情的象征。

三、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流转》除了马大成这一新时代的“梁生宝”式英雄人物之外,还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可知可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所作所为,客观呈现了时代背景下真实的社会生活。马万里年轻时的争强好胜,年老时的乐天知命,牛艳红的坚忍顽强和头脑灵活,牛艳丽的敢爱敢恨、不藏心机,蔡玉芹的胆小懦弱、没有主见,孟石头的卑微猥琐、小肚鸡肠,马大强的吊儿郎当、运气不错,马猴子的贪图便宜、见风使舵,王道远的为人正派、干事创业,吴立仁的阴险狡诈、道貌岸然,马万芳的一心向善、一身悲剧……

每一个人物的出现,都与纷乱复杂的社会生活相联系、与所处时代的大背景相联系。吴立仁抓住宿迁建立地级市的机遇,从卖油条起家成为地方炙手可热的地产商;学习成绩不好的马大强当上了村村委会主任,那是因为有点能耐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选人用人只能“矮子里面选将军”;马猴子率先进入稻田抢水稻,那是因为农民不完全了解土地流转政策,法治意识淡薄;唯一在小说中出现的官员王道远,说明在反腐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社会中,公道正派的人依然是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

《流转》的语言特色也比较明显,平白朴素又不失文采,生动活泼又富有感情。既有形象的景物描写,又有细腻的心理刻画;既有简练的写意白描,也有雕塑般的精雕细刻;文中使用大量的地方俗语,使作品凸显地域特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王清平十年辛苦,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流转》终于问世,受到出版界和读者的青睐,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流转》是王清平个人创作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文学书写时代的一次可贵的探索和实践。

去,再作为伴手礼送给客人,实现良性互动和“爱心接力”。下班后,他们一样会去市场购物、回家做饭;晚饭后,他们整理家务并开展家庭活动;最后,他们自己洗漱,上床休息。

为了让这些“星星的孩子”真正融入社区,大家携手为他们营造了友好、包容的社会交往环境,努力让这些孤独症患者渐渐找到归属感,成为社区的一分子,融入社会,正常生活。

每次遇到他们,我都会放慢脚步,等一等这些“星星的孩子”。一次等待、一个微笑、一份包容……对他们来说,这些善意都可能是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不再孤单,闪闪发光。

请等一等他们

□ 仲启新

却又让人心疼的称呼,指的是患有孤独症的人,他们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和社交技能,对外界异常敏感。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在遥远而寂静的太空中独自闪烁。他们的语言能力发育迟缓、行为重复刻板,拒绝交流,明明人就近在眼前,却又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离我们很远很远。即便成年,他们依然被困在孤独的世界里,无法挣脱。

这些“星星的孩子”来自市区一家心智障碍家庭社工扶助中心,他们都是大龄孤独症患者,平均年龄超过20岁。他们把垃圾放进垃圾房后,在“社工妈妈”的陪同下,又排队走出小区大门,去对面的菜场买菜,之后回来做早

饭。吃完早饭后,再由“社工妈妈”陪同去上班,开启了新一天的美好生活和

去,再作为伴手礼送给客人,实现良性互动和“爱心接力”。下班后,他们一样会去市场购物、回家做饭;晚饭后,他们整理家务并开展家庭活动;最后,他们自己洗漱,上床休息。

“星星的孩子”,这是一个充满诗

意



当代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近20年来,中国农村的土地政策、土地制度又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从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强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到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五年内完成承包经营权确权。

土地流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场新的“土改运动”,深刻影响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引发着农民思想观念以及价值观、人生观产生的转变。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健全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制度,规范土地流转市场。

王清平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流转》,将“改革开放”作为时代背景,聚焦以马大成等人代表的农民,详细描绘了他们由留守儿童到高考失利,再到往返于城乡之间打拼的人生经历,深刻再现了新时代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化与嬗变。

王清平在长篇小说《流转》的创作中,可以看出受到了前辈作家的影响和启迪,特别是像柳青当年创作《创业史》那样,探索和实践如何书写时代、书写人民,在重点塑造马大成这一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同时,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农村4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过程,书写了两代农民工不同的人生际遇和土地流转政策实施后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以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实施为主题,丰富长篇小说创作题材

农村土地流转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重大事件,其影响和意义不亚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度的“大包干”。“大包干”是由“统”到“分”,土地流转是由“分”到“统”,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土地流转更能够提升农业机械化、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流转》客观反映了当代农村出现的这一重大事件,写出了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思想变化过程以及基层政府在推进这一政策实施中的所作所为,反思了土地流转中的成败得失,颂扬了马大成等人为了推进新型农业合作化和乡村振兴所付出努力和贡献,预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美好前景。从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来看,这些年来反映农民工题材的作品很多,甚至形成了一种“打工文学”,但是在

3月1日早上7时许,我如往常一样下楼,准备上班。就在这时,我又看到了那几个“星星的孩子”,他们背着小小的背包,手里提着垃圾袋,排着队,一步一步朝着垃圾房走去。他们的步伐很慢,像是努力前行的小蜗牛。

他们身后有两辆汽车驶来,这个点是家长送孩子上学的时间,他们也在赶时间。看前方的人步伐太慢,驾驶员便摁了两声喇叭,见没有回应,其中一辆车的驾驶员摇下车窗,探出头来,脸上满是焦急的神色,似乎要出声催一催。我赶忙走过去,向他做了个停止的手势,然后轻声说道:“请耐心等待一下,他们是‘星星的孩子’。”

“星星的孩子”,这是一个充满诗

